

文艺作品选

第八輯



散文特写

步步高昇

王世全等著

作家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由罗世發互助組發展起来的四川新繁县新民人民公社是四川合作化运动中的一面光輝的旗幟。本書选自“綠树成蔭”，它生动而簡明地記述了解放后农村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农民在合作化道路上斗争的曲折和艰苦，阶级敌人無孔不入地企图破坏我們的事業，资本主义思想也阻碍着部分农民前进的步伐。通过这些作品，也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产物，是党的社会主义整風运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和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的产物。

步 步 高 昇

王世全等著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057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經售

字数37,000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1 $\frac{7}{8}$ 插页3

1960年3月北京第1版 196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册

統一書号：10029·1466

定 价：(1)0.12元

文艺作品选

第八輯

爐 火 熊 熊
太陽剛剛出山
『老 定 額』
在周副主席身边
毛主席像紅太陽
步步 高 升
六十年来第一台
老麦梅尔到底胜利了

(長篇小說节选)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革命回忆录)
(新 民 歌)
(散文特写)
(工 厂 史)
(世界文学)

草 明 著
馬 烽 刘澍德等著
赵树理 王汶石等著
龙飞虎 宋生發 著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王 世 全 等 著
長辛店機車車輛工厂
厂史編委会編
雷特海島著

目 次

比一比	廖炯华口述(1)
一場風波	史良成口述(8)
綠樹成蔭	黃靜仙口述(15)
烏云遮不住太陽	劉發棟口述(22)
制伏三岔河	周远智口述 宗 礼記录(32)
驗收	龔次尊口述 宗 礼記录(39)
食堂飯菜香	馬佩璵口述(45)
步步高升	王世全口述(53)

曾繁玉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在互助合作过程中，他一直左右摇摆，与合作社明争暗斗。作为一个富裕中农，当然这也不足为奇。我们倒是可以从他身上吸取不少教训。

下面这个故事，是当时的一位非社员所谈的。

比一比

廖燭华口述

1952年41月，罗世發初級農業生产合作社正式成立了。社员的劲头真大。說运肥料，社员們天不亮就起床，天天进城运粪（罗世發的气力大，一趟就要运三百几十斤）。說做庄稼，那硬是顶呱呱。社里的生产指标突破了解放以来的定额，麦子决定亩产二百五十斤。

这消息一傳出去，人們議論开了：

“合作社就是比互助組好，人家那股勁头就是做好庄稼的样子。”

“噫，麦子一亩产二百五十斤，不要秤砣怕差不多。”

.....

曾繁玉最不服气，逢人就說：“他們合作社沒有本錢，沒有肥料，每亩能收那样多，鬼都要笑出尿来。”

过了几天，曾繁玉又想出了一个主意，要和合作社拚倒干一干，他說：“你們把合作社說齊天，我总要較一下，看哪个硬肘。”

这老头兒說干就干。一天，他碰到罗世發合作社的人，就說：“我代表楊勘五互助組，保証小麦每亩收三百斤，向你們挑战。”

“好呀！矮子長不高，高个兒变不矮。”社員馮全不甘示弱地說，“我就不信干不贏你。”

曾繁玉这个老头真凶，馬上就跑回家，喊起一家大人小孩，把一塊甘蔗田七手八脚几下扯完了。跟着就种上小春，施了十挑干糞、二百斤麻枯。

开头，他的庄稼長得硬是好，麦子長得又高又嫩，綠油油的，比合作社的庄稼看起来米象还要好些。哪曉得他施肥不当，等到麦子剛剛長穗的时候，一場大風吹来，就倒成一塊板，再也直不起来了。曾繁玉走到田边一看，心都冷了半截。

正巧，馮全路过那里，看見曾繁玉愁眉苦臉的樣子，便有意取笑他：“曾四爸，你硬是舍得，庄稼都要拿碾子去碾。”

曾繁玉哼了一声，沒有答腔。

“曾四爸，你說的‘麦倒一包糠，谷倒零打光’，这下該輸了啊？”馮全想起了以前曾繁玉說的兩句話，就用来頂他，非要他認輸不可。

“你慌啥，現在还不是定輸贏的时候。就算我輸了，大春又来斡，搞不贏你們才是怪事！”他額上青筋直冒，根本不服气。“我曾繁玉宁願輸个腦壳，也不願輸个耳朵。”

“你有几个腦壳呀？”馮全还不罢休。

曾繁玉急得再也沒有話說，轉身就走了。

合作社的小春比贏了，麥子平均每畝產二百六十八斤，比互助組時增產六十八斤。

1953年3月，大春生產開始了。合作社第一個對手，不消說又是曾繁玉。啥子事情他總跟合作社反起干。就拿栽秧來說，合作社栽的是壯秧密植，株、行距只有六七寸；曾繁玉偏要栽稀大窩，株、行距都是一尺二三。合作社合理調配勞力，因地制宜；曾繁玉實際上是單干，當然做不到，他只是拼命往肥料這一頭按。

“兩千斤麻枯全部下田，豬圈給我挖干淨，廁所給我用水洗。”他手忙腳亂地，直是給屋頭人下命令。

有些人看到這回曾繁玉硬是下大本錢了，不禁為合作社擔心：“咳，這回合作社的庄稼怕比不贏了。”

“你們別管，各人做的庄稼，各人心里有個譜譜。”社員們沒有灰心。

二道秧薅完了，秧子開始亮窩了。一天晚上，忽然一陣大風吹來，天上烏雲重烏雲，雷打火閃，暴雨象瓢澆桶倒似地落下來。羅世發睡在床上，出了一身冷汗。

“天啦，這雨落得多不是時候，秧子倒了咋辦？”老羅再也睡不着了，翻身爬起，把門打開，想出去看看。剛一到門口，一陣大風刮來，連氣都出不贏，哪里能走呀！再說，这么大的風，这么大的雨，出去看一陣，又有啥用呢。他正在發愁的時候，門咚的一下被人掀開了。老羅一看，只見同院子住的馮全披着上衣，慌慌張張跑了進來。

“老羅，糟了，你看這樣大的風雨，秧子支撐不住呀！”馮

全着急地说。“这天老爷硬没有良心！要是我们的秧子倒了，曾繁玉不在我们头上屙屎才怪！”

“是呀，万一秧子倒了，别人对合作社咋个看呢？”老罗考虑得更深一層。

老罗和冯全整整坐了一夜。天麻麻亮时，风停了，雨小了。他们马上披起蓑衣，戴上斗笠，一口气跑到田里。一看，全社一百多亩田，只有五分地的秧子倒了。他们这才放了心。

这时，在去县城的大路上，来了四个人，走前面的搥一把油布伞，后面跟了三个人，急急忙忙向田这边跑来。走拢一看，搥油布伞的是项部长，那三个是县上的同志。项部长一見老罗，头一句话就问：“老罗，秧子倒没倒？”

“没有。”老罗把头一摇，声音提得特别高。

“赶快打电话向地委彙报。”项部长松了口气，给另一个说，“把情况彙报詳細些。”

那人说了一声“是”就走了。

这件事象一股风样传出去了。远近好多互助组的人都来了，密密麻麻有好几百。

“同志们，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你们看，这是合作社的庄稼。他们听了党的话，栽了壮秧密植，合理施肥，经得起风吹雨打……”项部长夸奖了合作社，又指着曾繁玉的秧子说，“这是曾繁玉的庄稼，倒成一塊板！为什么这样？这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大家可以想一想。……”

“道理其实也简单：一句话，这是制度问题，也是思想问题。”项部长停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

“合作社就是好。”到场的农民心服了。

曾繁玉呢，当时也来了。他拿个竹扒扒，活象热锅上的蚂蚁，站也不是，走也不是。田坎上这样多人，这个說一句，那个說一句，說得他实在站不住了，就悄悄地脚根烟袋朝一边溜走了。

吃了早飯，說起来也怪，曾繁玉别人不碰，偏偏又把馮全碰上了，想躲都躲不脱。

“曾四爸，是你整对了，还是我們整对了？”馮全劈头就是几句。

“这有啥来头，倒了它要起来。”曾繁玉腰杆软了，說話的声气也小了。

“哦，曾四爸，你說的‘麦倒一包糠，谷倒零打光’，咋个倒了还能起来？”馮全又用这两句話去頂他。

曾繁玉有点火了，“是好的，二天再看收成嘛！”說完一掉头就跑了。

这老头兒就是这股犟性子，明明輸了还硬起腦壳不服輸。

快秋收了，合作社的田里象鋪了一層黄金。这时县委給合作社来了一个通知，叫把社里的产量，向省委、地委彙报。大家都曉得合作社办得好不好，能不能巩固，主要是看它的产量。谷子打完，一吊秤，合作社一挑有一百五十多斤（平均每亩产六百十三斤，比互助时增产6%多）。又把戴先智互助組拿一挑来吊，一挑只有一百〇五斤。曾繁玉一挑多少，不消說也該拿来过过秤。可是他真聪明，死活也不願拿出来吊秤。还是我曉得他的脾气，就給他来了个“激將法”。

有一天，我到 he 家里去，对他說：“曾四爸，把你的谷子弄一挑来吊一吊。”

“有啥吊头，是好多就是好多。”老头子很厭煩地說。

“曾四爸，合作社的庄稼就是不如你。”我給他臉上直是貼金。“我就不信你的谷子就吊不贏合作社。”

“算了吧。”老头子對我的話有了興趣。

“吊一挑試一試，明年再和他們拚。”我慫恿他。

“吊是可以，不過你不要跟別人說。”老头子答應了。

“保證不說。”我心里又高興又好笑。

我們兩人把秤吊了。

“咋个的，一挑只有六十五斤？”老头子不相信自己的庄稼，反問起我來了。

“咋个的，都怪这个太頑固了，”我指着腦袋取笑他。

“去你的哟！”他把我轟了出來。

比庄稼活象下棋，曾繁玉這盤算是輸定了。大家都从這個事實中認識了，互助組比單干強，合作社又比互助組好。

這時候，馮全又找曾繁玉算賬去了。正好兩個人在三岔路口碰上了。馮全問曾繁玉：“曾四爸，你一挑過了 好多斤？”

“秤過不來，堆堆大贏！”老头子嘴還在硬。

“你堆堆大，为啥一挑只過了六十多斤？”

“狗日的廖瞎子，他也搗我的蛋！”他不直接回答馮全，反而罵起我來了。

“曾四爸，谷子是擺到那里的，說秤頭，論堆堆，你都不行，這還有啥說的？”馮全非要他認輸不可。

曾繁玉象放了氣的皮球，但嘴還在硬：“做庄稼嘛，又不是接婆娘，今年輸了，明年再來。”

馮全馬上抓住“今年輸了”四个字追問一句：“你今年總輸了羅？”

“輸了。”曾繁玉把头一低，从牙縫里擠出了這兩個字。

“好啦，这事已經弄清楚啦。你現在往哪兒去？跟我一路走这陽关道，还是走你那独木桥？”馮全一笑，得意地往大路上走了。

曾繁玉垂头丧气地在三岔路口站了一会。然后，“呸”吐了一口口水，还是走独木桥去了。

“互助組比單干強，合作社又比互助組好”，經過“比一比”已經比出來了。但是誰會想到，合作社里竟還有人要退出來單干呢？但偏偏就出了這樣一件事：

一場風波

史長成口述

1953年秋收上坎，合作社得了個大丰收，把曾繁玉比垮了。秋收後結算分配，哪怕是中農，都普遍增加了收入，貧農就更不用說了。吳青雲一家，單谷子就分了五六千斤；曾炳章家分的更多，差點兒就上万斤了。全社十五戶社員中，增加收入一成的有七戶，一至三成的有五戶，三至五成的有一戶，五成至一倍的有兩戶。社外的劉發棟、楊方柱、劉玉芳……好多人都來要求入社。當時社里考慮到社剛剛办好，經驗還不多，怕擴大了不好搞，就婉言謝絕了。

那時候，我是村幹部又是社幹部，一天到晚東跑西跑，耽擱大，家里勞力又少，全靠我女人一個人干活，沒有掙到好多工分，收入沒有別人增加得多。所以我女人就在我耳邊上抱怨開了，說她一個人養家活口、操持家務惱火，要我多做活路，少管閑事。其實，她也並非怕做活路，主要是聽了一些閑言閑

話，不讓我出來搞工作。再一層，往年我經濟作物種得多，要用現錢很方便，現在一年分配兩次，平時手里就緊一些了；她對這也有意見。當然，最主要的還是那點自私的根子沒有去脫，看見別人比自己分得多，覺得自己好像吃了虧似的。當時，我只好勸她把眼光放遠一點，又拿羅世發來和我打比——人家担子比我重，收入比我少，可是人家從來就不計較個人利益，我們應該學習人家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有時候，她聽了這些話，想想道理確實是對的，就不開腔了；可是，一遇到不順心的事，就又鬧起來了，弄得我很傷腦筋。

這里問題還沒有解決，那里又有人向我吹火來了。吳青雲、曾炳章他們幾個；收入增加了，家底子鋪厚了，有了本錢了，就想退社單干，做生意，賺大錢。他們常到我們院子來吹。我們同院子的有唐興發，有我，還有隔壁的曾繁玉（他雖然不是社員，不過他是曾炳章的兄弟，又和我們只隔一堵牆，所以也常在一起擺閑談）。那時候，一談起來就說合作社不自由，又說做生意如何如何。特別是吳青雲幫社上運了一趟米到理縣去，支援那里的筑路工人，回來后，一談起理縣的米價比新繁貴三倍，這一下更把大家眼睛惹紅了。這時候就有人要鬧退社了。他們先探聽我的口氣，問我退不退。我是副社長，家務也和他們差不多，或許還要好一點。他們是想拿我做擋箭牌，看我的臉色行事。當時我正在為老婆跟我扯筋的事弄得很不舒暢，再加上自己也有些個人發家的思想，所以聽他們這麼一說，就象進了迷魂陣一樣，順口就說了一句：“我也不干了。”

夜里，我睡在床上想來想去，总觉得这样做不对头。在組

織合作社的時候，羅世發就告訴我，縣委的指示是“只准办好，不准办坏”。我現在怎么能來拆台呢？要不干，解放開頭就不該出來當幹部。那一陣自己聽了很多謠言，顧慮重重，三心二意，但是在黨的教育下，還是堅持着走上了這條正路。我怎么能前功盡棄，辜負黨幾年來對我的培養呢？……越想越感到不對頭。第二天一早我就把這件事告訴了羅世發。老羅看我動搖了一下，還是堅定下來了，他就沒有放在心上。我也想，那些人是等我出面來鬧，只要我不出面，大概他們說了就算了。所以我也沒有放在心上。

過了幾天，老羅忽然氣沖沖地來找我，說吳大娘半夜來鬧退社，吳青雲一早也當面向他提出了，曾炳章家里也要退。我一聽，詫了。都怪我不該亂說！但是話說出去又收不回來，咋辦呢？我們商量了一陣，都拿不定主意，只有先說服一下看看。我們早一起、晚一起地找吳青雲、曾炳章談，嘴皮都說破了，還是說服不了。他們反說社上不執行“自願”的政策。最後，鄉上又研究了一陣，決定讓老羅到縣上去請示。

縣委第一書記曹雲生同志接見了羅世發。他聽了老羅的彙報，又問了一些話以後，認為一下子扭不過來，只有按政策處理，讓他們退。老羅一聽曹書記這麼說，就急了，一下子吼了起來：“這也‘自願’，那也‘自願’，那還不‘自願’垮杆！”

老羅這種急躁情形，在曹書記面前還是第一次。曹書記笑了笑，輕言細語地說：“垮不了。合作社又不是紙糊的。”

老羅被曹書記這麼一說，覺察到自己實在過火，弄得臉上紅一杠白一杠的，很不好意思。又想到這兩戶一退，社外的人會咋個看，社里的人是不是安得下心來。心里又羞又急，就噤

噙地哭了起来。曹書記又好好安慰他一陣，最后对他說：“吳青云今天退社，是‘代表’，給你們帶走了一戶；以后他觉悟提高了，回社了，那时候也是‘代表’，給你們帶好多戶进来，很难估計，我看一定是一大批。你不要着急，回去好好处理，有困难还可以来找县委。”

老罗从县里回来后，情緒很低，只簡單告訴我，說曹書記叫按政策办事，要退只有讓他們退。我一听也冷了半截。就这样，我們都毫無准备地开了社員大会。

在会上，老罗剛把話一說完，馮全一下子就冲起来了：“嗨，撈上一把就走，那么安逸的事呀！我們一天跑二三十里把肥料担回来，田給他們喂肥了，說退就退？要退，把肥料赔起，工分認起！”

馮全这一吼，曾炳章的兒子曾祥成就还嘴：“沒入社，我也沒有吃不起飯，入了社，也沒有占哪个的便宜。你运了肥料，我也不是沒推車子。赔起、認起的話少来！”

唐兴發、唐玉芳兩兄妹也跟着打和声，說：“我們那点地也自己种吧，免得找閑話說。”

.....

这一来，会就不叫会了，老罗嗓子就哑了也沒人听。馮全提起水烟袋，一冲进屋去了。吳青云兩娘母也不給哪个打招呼，起身就走。曾祥成兩口子脚跟脚地离开了会场。其他人也象“只袋头装茄子”一样，噉噉咕咕地，有說鬧退社的不对，有說馮全不对，一个二个都自动散会了。我看看就剩了老罗、徐繼英、曾玉清几个了。我想說什么也說不出，他們几个也是誰也不搭理誰，各想各的心事。我这时候，完全灰心失望了。

心想，散就散吧。我也奄奄地走了。

走了以后，我又有失悔。我自己也曉得，我是社里举足輕重的一个富裕中农，我这一走，还不把老罗他們心都走空啦！但是，不走又有什么办法呢？潑了的水，还收拾得起来嗎？

快走牆屋了，我想想实在不对，馬上又折轉去。走到老罗家院子門口，我也沒有进去，就在門口站着。只見老罗气得來勾起腦壳坐在阶沿边一把椅子上。徐繼英站在一边，抱起水烟袋直是抽。曾玉清也站在那里悶起不开腔。

悶了好久，徐繼英咚地一下放下水烟袋，冲出一句：“啥子哟，老罗，垮不了！他們不来，就剩我們三家人也要搞下去。”

曾玉清也接了腔：“我一个寡妇，还拖着个娃兒，任随他們怎么样，我們母女，死也要死在社里头！”

老罗一听这话，才抬起了腦壳。只見他眼泪花花直轉，一句話也說不出来。他把头一昂，身子朝椅背上一靠，又去想他的去了。

我站在門口，看見他們这个情景，心里很难过。本想进去向老罗表示一下态度，但一听到徐繼英、曾玉清那些話，又覺得自己沒臉見他們，所以又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老罗，老罗又到县上去了。这时，我心里越想越不是味：为啥曾玉清、徐繼英她們就那么坚定？我为啥总是左右搖摆？就是退一万步，拿我和老罗的私人感情來說，我也不該在这紧要关头甩开他呀！何况社里只有他一个党员，我虽然还不是党员，但我是副社長，是他的二把手，怎么能不支持他呢？我越想越难过。

下午，老罗从县里回来了，說曹書記馬上就来，通知大家今晚开个社員大会。天还没有黑，社員們刚到齐，曹書記就騎着自行車来了。

开会时，曹書記先講了一陣搞社会主义的道理，又說了一陣共产主义的前途，才提到退社的事情上来。他問大家，是不是都不願办合作社了，都要退社？徐繼英馬上就說不退。曾玉清也說不退。接着，又有好几戶人說不退。

这时候，我看大家都抱着怀疑态度看着我，連老罗也好像不信任我了。这怪誰呢？怪我自己。我正感到难堪的时候，忽然听到曹書記点名問我了：“史良成，你怎么样？”

我一下子坚定起来了，連頓都沒有打一个，說：“不退！”

大家都有点詫異，我却很高兴，压在心里的一塊石头总算搬开了。

馮全趁此机会就拿話把刘选銀釘起，說：“我們都不退，刘选銀，你喃？”

刘选銀說：“我也沒說要退。”

正气起来了，曹書記才又說下去：“大家要是觉得社里有缺点，可以提出来改正；觉得自留地少了，不太活动，也可以研究，再抽一点各家种点甘蔗、烟叶呀什么的。”

曹書記这么一說，吳青云就松口了，曾炳章的儿子曾祥成也松口了，都說：“只要能多抽点地，不退社也要得。”

曹書記問要抽多少。吳青云开口要一亩四，曾祥成說要二亩二，唐兴發的口气更大，要把七个人的田抽五个人的回去。

这么一抽那还行？老罗急了，拉着曹書記咬耳朵。馮全更